

思亲情浓 宋东亮

自从女儿结婚生子,母亲也荣升为“姥姥”。看着小家伙在身边蹒跚学步,她脸上乐开了花,笑着笑着,总要念叨几句:“你爸要是活着的话,听见孩子叫姥爷,心里不知会有多高兴!”

去年重阳节,我和母亲到西安旅游,我一路扶着母亲,时刻提醒她小心台阶。母亲边走边说:“上次和你爸、你哥来华清池,还是十年前,那时他走路没问题,我的腿疼。现在我的腿倒是不太疼了,你爸却不在了,哎!”

我记得2018年国庆假期,我们一家人去包头看我二舅。回来时经陕西榆林到延安,在红石峡景区,父亲走路就不稳当了,下台阶时一脚踩空,险些摔倒,幸亏我从身后抱住了他。半天他才回过神儿来,略感遗憾地对我说:“老啦,不行啦,以后不出远门了。”

2020年国庆长假,我们又去了一次包头。一路上父亲状况更差。回来时我们特意走甘肃,想让他看看他年轻时走过的山山水水,看看他工作过的老单位,见见老朋友,他却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,让我们怀疑克服种种困难带他旅行的意义何在。在长城上照相时,他摔倒了,一家人都没看好他,我们顿觉羞愧难当。

说到这里,母亲又轻轻地唉了一声。

忽然想起我六岁时爸妈带我在兰州五泉山登山时的情景。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道拾阶而上,我像只活蹦乱跳的兔子蹿来跳去,父亲时刻拉着我的手,生怕我摔倒。母亲被甩在大后方,走走歇歇,气喘吁吁。父亲走一段问我一次,还上不上,上面高着呢!时而拐回去,问我母亲感觉咋样。其实,我并不知道母亲那时刚做过手术,身体虚弱得很。我执意要爬上山顶,母亲最终还是遂了我的意,我们都爬上了山顶。

时光流转。几十年前,他们护着我;几十年后,我搀扶着他们,这是为人父母的甜蜜,也是为人子女的幸福。可是,父亲没有多给我一些这样的机会,这种遗憾,使我在登高的时候,总是有种思亲的悲伤。是啊,登高、旅行的意义,不就在于陪伴吗?

有生之年,我一定要牵着母亲的手,再登一次五泉山。

九九又重阳

爱老如宝

邱素敏

“走——啦——”年过九旬的干娘,一辈子都未曾大声说过话,那天却突然喊街了。“喊街”,是我想出来的书面语,用老乡的话说就是:在街上吆喝。

大家一脸惊讶地走出家门,当看到干娘正推着装满米面蔬菜的小车神色自若地沿街往前走时,这才放下心来。大家接过干娘递上的东西,也学着干娘挥手。

原来,干娘要离开村庄,到镇上的养老院去了。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,她没和任何人有过口舌之争,如今要去养老院了,挨家挨户和老姐妹说一声,这是人之常情,可干娘推着装满礼物的小车串了没几家就走不动了,只好用喊街的方式来个广而告之。

“别看你干娘平日里少言寡语,却是个极有主见的人。”坐在弥漫着玉米清香的厨房,听母亲轻声谈论着干娘的挥别仪式,我知道她也开始盘算自己的养老问题了。

去年,与母亲情如姐妹的二婶走了,一向对生老病死绝口不提的她,开始遮遮掩掩地向我们谈起身后事,反复强调一切从简,却故意忽略最应该商谈的话题:老归何处?

不去养老院,不去子女屋檐下,这是村里老一辈人的共识。崇尚自力更生的他们固执地认为,只要还能动,就不应去养老院过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生活,更不能因此让子孙背负更重的经济压力。他们多数人的养老方式,就是守着老宅,和一群老伙计在互帮互助中过光景。他们的最大快乐,就是在村口看那些从村庄走出去的孩子,不管谁家的,只要是携家带口回来了,就亲热地喊上一声。

居家养老,身体健康的时候是个不错的选择,可病了呢?母亲说她不想恁多,走到啥山头,咱就唱啥歌。

干娘是自己坚持去养老院的。母亲说,起初,老人和小儿子一起生活,小儿子夫妻先后病故后,老人仍要一个人守着老宅,七十几岁的大儿子放心不下老娘,每周末都要从市区转四次公交,再步行五里地回来探望。老人不愿离开老家,和儿子去城里养老,也不愿再看着儿子整日奔波操劳,便选择去镇上的养老院养老。

养老院到底如何,很多老人并不清楚。我列举集体养老的种种优点,试图改变母亲旧的观念,可母亲觉得自己有老伴儿,有两个还算懂事的孩子,她便有底气在养老问题上自己做主。

看母亲一脸的认真和坚持,我忍不住笑了。我揽住她的肩膀,轻轻地告诉她:只要她觉得好,我们会永远尊重她的选择。无论年轻年老,世事变迁,就如子女在父母心中一般,父母也永远都是子女的心头宝。

携书登高

贾红松

山是浅山,与洛水遥对,像个灵秀的孩子。河在北端,像个俊秀的姑娘,与堤岸深情依偎。夹在一山一水间的县城形状似船,唤作船城。

山不高,稍陡峭,树木葱茏,山峰蜿蜒。山脚到山顶延宕千余级石阶,不慌不忙,半个时辰就可登顶。

携书登高的主意来自老孙。他说:“秋山伴书香,这时节,登高,望远,品秋,感怀,读书,浅山最合适。”

一片赞同。

天正蓝,有晴空白鹭,有诗情碧霄。

水正清,有波光潋滟,有鱼跃鸟翔。

人正好,三五相携,有老有少。

老孙喜欢戏谑,甩开大步走到最前面:“探路这事让我们老家伙来干,熟门熟道。”我赶紧接腔:“哪是探路,明明是前浪领后浪咧。”

你一言,我一语,好不热闹。

山顶平坦,面积约半个篮球场大小。风沿着山脊迎面而来,不疾不徐,像老朋友见面打招呼般亲切。居高临下,细细地打量着山下景象,万千风物便倏地铺陈开来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,条条大道纵横交错,亭台楼榭、曲桥连廊和绰绰人影,无不彰显着这一方土地的殷实和繁华。

碧空如洗,白云悠悠,块块梯田绵延层递,苍茫如画。

山顶上有一丛丛野菊。几场秋雨将它们滋养得茁壮,白色的、黄色的细碎花瓣在绿叶的衬托下,摇曳成醉人风景。我们围成一圈,盘腿而坐,谈书,也谈人生。

老孙说:“《梦梁录》中有载,‘此日都人店肆,以糖、面蒸糕,上以猪羊肉、鸭子为丝簇钉,插小彩旗,名曰重阳糕。’咱今天改弦更张,以书为糕,过个别样重阳节,好不好?”

当然好了。

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被我们吸引,热情招呼之下,与我们坐到了一起。他们细细翻看着我们携带的书,神情专注。老孙心情格外愉悦,朗声吟诵着白居易的《重阳席上赋白菊》:“满园花菊郁金黄,中有孤丛色似霜。还似今朝歌酒席,白头翁入少年场。”

身边多了几个爱读书的孩子,我们和老孙一样觉得愉悦。携书登高过重阳,在恣意和畅怀中,又平添了许多青春的活泼和朝气。